



□苗晓霞

无论是在秘鲁利马的拉科尔博物馆、黄金博物馆,还是库斯科的印加博物馆和前科伦布艺术博物馆,都有一样展品非常抢眼,驻足细看,叹为观止。它们就是Quipus,有人翻译成“奇谱”,从音而译,也确有一些意会。一捧如倒挂的地平线上升起的流线型太阳光束,有红黑双色的,也有五彩缤纷的。起初以为是古代布艺或毛线织品,细看说明方知这是古安第斯人用以传递信息的“密码簿”Quipus。

学文字史时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结绳记事,那是非常久远的历史,没有完整的实物告诉我们如何结绳、如何记事。有历史学家考证指当时的结绳主要为计数功能。现在展示在眼前的Quipus,是古安第斯人结绳记事的物证,直至十六世纪的印加帝国仍在使用。

Quipus主要由绳索和垂饰组成,垂饰主要是用棉线制成,也含有一些骆驼毛纤维,是古印加人行政管理中记录信息的主要系统。在印加帝国的行政体系中,保存此信息的专业官员称为quipucamayocs。传递Quipus的信使都是年轻健壮的男性,他们要徒步奔跑几百公里或上千公里传递Quipus,速度和体力都是必需的条件。

这个信息系统非常复杂,保密性很强。每一个Quipus的绳索以及绳结之间的颜色,各个绳结的结和结之间的距离都记录有大量信息,比如有关物体的类型或所记录种群的特征。沿着结所表示的结点定位系统,可以记录从单个到成千上万。某些还能记录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信息,例如日历或农耕信息等。



绳索的颜色以及线和结的结构坑内还含有有关所计数字和所记录人员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区分男女或更详细的特征描述,也含有工作类型或生产类型,在打

结的弦中还记录计费信息,印加会计是采用十进制进行运算和记录的。有些还具有不同数据类别的字符,在串组之间还悬挂了绳索,这些有意制造的空间,都包含繁杂的信息。

古安第斯人真是把结绳记事做到了极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第斯社会虽然没有文字,但各种制度和传统的延续还是有条不紊的。

看似简单,其实复杂。一捧绳索和结,没有非常细致和缜密的约定,完成不了信息的记录和读取。穿城过镇、长途奔跑的信使难免出现失误,但是,即使传递中的Quipus丢失或落入敌人手中,不知道约定细节的人是无法读取的。

原始?落后?不发达?你很难下这个结论。我们曾经的结绳记事时代不知道与甲骨文或更早的文字形态是线性还是平行发展的,但可以确定,我们祖先的结绳记事没有到达印加人Quipus的级别,否则,复杂的方块字不会成为主要记事系统。

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也创造了文字,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连串的科学发现以及现代化进程不能说与文字无关。但进入20世纪的电子时代,电脑工程师又将复杂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字变成0和1通过电脑运算存储与传输,现在人们只需敲打26个英文字母和9个阿拉伯数字,按键落下之际,那些传输中的0和1与结绳上的那些结和线不是很相似吗?

人类常常会有返古或复古的现象和行为,每一个文明或文化的存在应该都有它的存在土壤与合理性,不同的文明或者文化真的是只有差异,没有优劣。

“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巢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晚花。”春天的繁花已谢,花朵变成果实坠于枝头,有几只蝴蝶还在花丛中流连,似在寻觅春天,殊不知已是夏天的开始。

过了立夏,勤劳的农民们就更加忙碌了。农谚有云:“春争日,夏争时”。这是说,农事安排春光宝贵,夏时如金。经历了一个春天的蛰伏和孕育,万物在夏日的召唤下,纷纷开始崭露头角,汲取养料。明人《遵生八笺》一书中写有:“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因此,田野里便出现了“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繁忙景象。正如宋代范成大在《村居即事》诗中所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采了蚕桑又插田。”人们知道,只有把握农时,辛勤耕耘,才能收获满满。

在儿时的记忆中,立夏总是和吃蛋、斗蛋联系在一起。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疰夏。”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晴暖并渐渐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有身体疲劳、四肢无力的感觉,食欲减退,逐渐消瘦,这被称为“疰夏”。古人认为,鸡蛋圆圆溜溜,象征生活之圆满,立夏日吃鸡蛋能祈祷夏日之平安,经受“疰夏”的考验。所以每年立夏,大人们都会用丝线编成蛋套,装入煮熟的鸡蛋、鸭蛋,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作为零食。而孩子们到了学校便三五成群,在吃蛋前先进行斗蛋游戏。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立夏,它开启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季节,不仅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还见证着生机勃发的成长,生动诠释着生命的力量。

【生活直击】

说 狗

□辛慧明

狗,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鎔,其人美且偲。”这首《诗经·齐风》里叫《卢令》的诗,描写了人与狗狗和谐相处的场景。“卢”是条小黑狗,“令令”是铃声。一条小黑狗,挂着小铃铛,戴着两个项圈,并且是大环套小环,跟随主人的主人,亦步亦趋,振铃作金玉之声。《诗经》是先秦诗歌总集,说“自古以来”,此言不虚吧?

到了现代,日本电影《忠犬八公物语》反映的是人狗之间的亲密友情。涩谷车站见证了作为一条狗的阿八对人的忠义,特别是在主人逝后的不离不弃,着实令人唏嘘感叹。

狗,据称是唯一能够成为人类朋友的动物。德国作家温鲁断言,“狗是唯一爱你甚过于爱自己的生物”;陶潜把“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作为悠然田园生活的写照;拜伦也心怀感慨,说“狗是我们最执着的朋友。回家的时候,它比任何人都先出来迎接,而且它也是最保护我们的”。

他们是名人大家,说的都对。而我从小到大却一直怕狗,怕这个人类唯一的动物朋友。那种怕,生发于内心深处,无以名状。以至于只要梦见狗,一整天都提心吊胆,老有隐隐的担忧,怕碰到闹心事。我常常想:我怎么会怕狗?我弟弟不怕狗,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也不怕狗,那么,我怕狗就与基因传承没多大关系。琢磨来琢磨去,我以为我怕狗大约与儿时的经历有关。

我家住的西胡同,户户有院落,家家养土狗。老邻居嘛,连狗见了人的面也欢喜地摇尾示好。独斜对门安子家的狗是个另类。它是一条神色恹恹、瘦弱歪歪、黑毛间夹杂着几撮白毛、可能已近中年的狗,天天趴伏在门槛上,无论见了谁都龇牙咧嘴,发出阴沉呜呜、森然唳唳的吓阻声。它与每位街坊四邻都绝不勾兑调和,都一心为敌作对。人走过去了,它仍会恶意满满地追出十米八米,不由得让人心惊胆战,所以我最愁从安子家门口走。有时必须经过,得先从我家门缝中费劲地侦察,瞧它一旦不在便立马冲出去、跑过去。令人脊背发凉的是,它每次必然会从庭院深处蹿出来,像弥补过失似的,歇斯底里凶嘶恶吠,惊得我的心脏几欲从喉咙里弹跳而出。

我觉得安子家的狗就如某些浅薄尖刻之辈,事无大小而锱铢必较,心胸狭窄但窃居要津,你千般防备万般躲避,也总会横遭其明叱暗算。它们的词典里从来没有“放过”二字。

后来,好像是从小说《沸腾的群山》里读到“狗怕哈腰狼怕蹲”,我才有了主张。小说里说,人哈腰,狗以为是摸石头砸它;人下蹲,狼以为是要开枪打它。为了一试然否,已是初中生的我便两手各攥着一块石头,找到前街双华家那条平日里态度友好的小黄狗——狼是不敢找的,也找不到——演示哈腰的威力。小黄狗看到我这位老相识又是匍匐又是嗷号,果然转头就跑,效果显著!自此我就壮了胆气,渐渐在心里对安子家的狗豪横起来。不过,那种豪横连我自己都觉得多少有些勉强,所以一次也没展示过。心有余悸啊!

恶,能逼迫他人作毁损价值的价值选择,作混淆利害的利害取舍;而恶本身对它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以流氓准则无差别对待,这才是恶的可怕之处。恶的世界,不存天理。

我前面说的那个年代,狗还没被当成宠物,狗仅仅是用来看门守夜(那时候,交通靠走,通讯靠吼,警卫靠狗),不能进屋,也没有娇宠的名字,大多白天流窜于街头巷尾,时或还被迫打斗拦截,只有到了晚上,才可得到主人赏赐的一点吃食,仅能维持狗命活下去而已。

那一代狗,命途多舛。狗成为宠物,是人类仓廪实、衣食足,也大都能够知礼节、知荣辱之后了。当然,养宠物的也不尽是这样的人类。

我喜欢过一条狗。2004年的某天早上,同事鞠老弟接我一起上班,用手提袋装了一条巴掌大的小小狗,说是别人送他女儿的,他不想让女儿养,知道我母亲有个庭院,拿来给我母亲的,就放下了。也说不上想不想养,既然送来,母亲和家里人就喂着了,且渐渐有了感情,上了我们的“全家福”,还占据前排中间的位置。照片印出来,看到它乖巧呆萌的样子,谁都会心生怜爱。尤其是,它会向你乞巧卖乖,向你贴近亲热,向你撒娇示亲,忍不住就想逗它抱它挠它摸它,之间的情感日益加深,回家时一定会先想到它!

人与人有悲欢离合,与狗也是。

在已经天然家里一名重要成员几年后,它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人伤情。怪不得曾国藩不让家人养宠物呢,要义在这里呢!

同样是狗,我怕我爱,我避我近。兴许,就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吧?朋友之间最是敏感计较,仔细想想,莫名其妙五味杂陈。



□徐新

立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它的到来,意味着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建始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这里的“假”,即“大”的意思,是说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意思是说立夏时节首先可听到蝼蛄在田间鸣叫,接着可以看到蚯蚓掘土,然后王瓜的蔓藤开始快速攀爬生长,描述的就是孟夏之初的物候景象。

立夏时节,清风拂面,阳光也分外明媚,春天孕育的能量尽情舒展,万物开始疯长,连庭院里的绿色都耐不住寂寞向外蔓延,沿着小路一直伸展到沟壑溪畔。即便是在璀璨星空之下,田野里的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和着鸟语虫鸣,合成了一曲曲美妙动听的自然乐章。村头清澈的小河里,水

面漂着玲珑的浮萍,几只蜻蜓穿梭在碧绿的荷叶间。“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陇亩日长蒸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宋代诗人赵友直的这首《立夏》生动地描述了立夏时的景象:骄阳下的田野里,翠绿的麦穗已开始微微泛黄;新雨过后的园林中,诱人的黄梅透出阵阵芳香。杨万里的《初夏》诗云:“麦黄秧碧百家衣,已热犹寒四月时。雨后觅春无一寸,蔷薇花发醉胭脂。”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初夏时的旖旎风光和盎然诗意的画面。初夏大地,“麦黄秧碧”斑驳多色,如穿“百家衣”,虽不是春天,但蔷薇花却开得正艳。

立夏意味着炎炎夏日的开始,大好的明媚春光过去了,与春天依依惜别,也成为古代文人吟诗作赋的一个主题。宋代诗人项安世的《立夏日南风大作》:“满城杨柳绿依依,背著春风自在飞。却是杨花有才思,一时收拾伴春归。”通过对立夏场景的描述,表达了送别春天的离愁别绪。刘禹锡的《初夏曲》也是形象地表达了初夏惜春的情感: